

九歌文庫
442

世界的回聲

李黎 著



李
黎 著

世界的回聲

九歌出版社
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 (442)

世界的回聲

ECHOES OF THE WORLD

著 者：李 黎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香港總代理：有成書業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中心10字樓8號室

電話／5-580280 傳真／5-582101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初 版：1996() 年6月10日

定 價：新臺幣170元

ISBN 957-560-438-5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世界的回聲=Echoes of the world / 李黎著.

--初版. --臺北市：九歌，民 85

面； 公分. --(九歌文庫；442)

ISBN 957-560-438-5(平裝)

855

85004603

也是回聲 (代序)

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字，全是三年多來定居舊金山灣區後寫下的（唯一例外是〈給方鴻漸博士的一封信〉那篇舊作，不曾收入別的集子，卻因《圍城》作者的因緣而附在這本書裡了）。對這處美麗的地方，我仍然抱持著旅人尋幽探勝的好奇眼光與心情；反倒是旅行在陌生異域之際，屬於另一時空的心情和記憶，常會像不協調卻又無法離棄的行囊一般，緊隨我行走天涯……

就是生活在這樣亦近亦遠、宜親宜疏的週遭世界中，已成了習慣一般，我以文字記下這世間打動我心的聲音。

金山多霧，霧中觀景聞音，甚至睹物思人，都不免有些異於晴日的感受。

推而廣之，終竟又回到文字這樁事上去。長久以來，一如多數的寫者，總不免憂心於作品的文義是如何被閱讀以及詮釋——好似歌者的歌聲，在傳送到遠方聆者的耳中時，那些散失又復聚攏的音符，是如何在衆多耳鼓中一一舒展躍動呢？較諸歌者自身的感受與期盼，又會有多小或多大的差距？這當是創作與表演者所難免的焦慮吧。

然而在這段日子的書寫中，我漸漸悟出：這份創作的焦慮感，或許可以藉由一種互動的觀照來抒解——這世間總總，所見所讀、如是我聞，寫下來形諸文字，便是我與這世界的酬答；至於聽在世人耳中又是怎樣的聲音（或竟是充耳不聞）、是否答應回來予我聞得……則已非我在下筆之際所能、所應料想的了。至於若是在另一時空，有因這些文字而引出旁申重構的新意，則更非我能臆測，然而實在是最愉悅的遐想了。擇取「世界的回聲」作為書名，不過是心意一點而已。

選進書裡的諸篇擇定之後，檢閱目錄，發現首篇為〈一見鍾情〉，末篇是〈備忘錄〉，始於文字之情，而終於情之文字——算是巧合罷？其實也不全是

巧合。「情」與「文」，原就是不可或分的一體。

能寫出這些文字，必得有許多人的觸動與成全——說到最後，情與文還不全都是源於人？這些人都已被我一寫進這些篇章裡了，永遠珍攝保存在文字之中。然而要特別再提起一個人：我的摯友、我的丈夫，因為感謝——人生裡許多時刻、許多跋涉，有一個好的旅伴，纔會令得文字的呈現成為可能，並且格外具有意義。

李黎

一九九六年歲首
於美國加州史丹福

目 錄

也是回聲(代序)／一

世情篇

「一見鍾情」／第一句／一一

史丹福之秋／二〇

最後的霧角／二五

西行片語／三〇

散花樓頭／五六

迢迢小龍蝦／六八

俄羅斯母親／七四

人情篇

母親・象棋・電腦／七九

迴音・迴音／八四

一封「遲到」多年的信／九〇

給方鴻漸博士的一封信／九九

讀錢鍾書《槐聚詩存》／一〇四

又見楊絳／一〇九

雙槐樹／一一七

公開的情書／一二〇

如果在冬日兩個旅人／一二六
孤島傳奇／一三八

心情篇

心靈的地圖／一四七
倖存者的文學／一五二
電話的故事／一五八
世界的回聲／一六五
品味時節／一七三
一九九四年冬天／一七八
地址簿／一八一
夢 香／一八四
短歌四帖／一九四

那一天，你在哪裏？／二〇一

藝術家與良知／二〇四

我的日本情意結／二〇七

備忘錄／二一〇

李黎著作表／二一五



世情篇



「一見鍾情」 第一句

如果有可能看了第一眼便愛上一個人，是不是也有可能讀了第一句便喜歡上那本書？

有一次逛書店時與自己玩這個遊戲：翻開一本書只讀一句便停住，決定喜不喜歡，並試著猜測書的內容（當然，所謂的「一句」是要意思完整的一句；有時寥寥數字，有時卻可以是一小段話）。這個遊戲甚為有趣，我便推而廣之試著記起我讀過並且喜歡的書的第一句——往往是記不清楚的，便去找來細讀，另有一番心得。

相信「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」的人，最好不要以此斷定一本書的成敗：

雖然經典名著不乏經典名「句」（第一句），卻亦多開頭平淡無奇者：而精采絕倫的第一句也有過後繼無力的例子。最近發現兩本收錄精采首句的小書，一名《話說從頭》（In The Beginning），蒐羅近五百個「首句」，從經典名著到暢銷新書都有；另一本就叫《精采的第一行》（Great First Lines），共二百則，但引用時不說明出處，「答案」附在書的最後，讀者可以先測驗自己的閱讀常識再翻到後頭求證。

講給小孩聽的故事，開頭多半是「很久很久以前……」，演義式的說法是「話說某朝某代」；英美語系裡自然是Once upon a time，用這四個字起首的文學名著有喬艾斯的《一個年輕藝術家的肖像》：正是父親在給兒子講故事。喬伊絲·卡洛·歐慈的《你一定記得》卻反其道而行：「不是很久很久以前而只是幾年前。」西洋冒險偵探驚悚作品曾多見「It was a dark, stormy night（一個風雨交加的暗夜）」為開場白，用多了成為陳腔濫調的範本，其實很能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且充滿了發展故事的可能性，令人想起王熙鳳的「一夜北風緊」。

一般人耳熟能詳的第一行（段）都是常被引用膾炙人口的名句，如《雙城記》大氣磅礴的「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……」那一大段；還有已成為至理名言的「快樂的家庭全都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。」（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）、「一個富有的單身漢必得討個老婆，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事實。」（《傲慢與偏見》）等等。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首句講的是長久以來早睡習慣，由於特殊的法文時態而引起翻譯的爭論，自然也是赫赫有名。賈西亞·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：「許多年後，當奧瑞里安諾·布恩迪亞上校面對行刑隊時，會想起父親帶他發現冰的那個久遠的下午。」我個人覺得是最迷人的「第一句」，預言、回憶、命運和童年神話竟同時全包含在僅僅一句裡，令我一開卷便目眩神迷。

我對寫給成人看的童話有種特殊的感情，所以喜歡《彼得潘》的第一句：「每個小孩都會長大——只有一個例外。」這是一句令很多成人都會感到傷心的話吧。還有《小王子》：「我六歲時在一本書上看到一幅好棒的圖畫……」畫的是「蛇吞象」！正是要孩子的心成人的筆，才能記下這麼好玩、恐怖、